

(译者简介：何信玉，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本文责任编辑：钟丽茜)

弗洛姆、马克思与人本主义

凯文·安德森\*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于琦 译

**【内容摘要】**1961年，埃里克·弗洛姆反核武器和论马克思1844年人本主义著作的文章引发了他与冷战自由主义者西尼·胡克、理查德·伯恩斯坦等人的论争，但也由此与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有了新的联系。

**【关键词】**弗洛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

---

\* 凯文·安德森 (Kevin B. Anderson, 1948—)，美国著名学者、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社会学与政治学教授。其著述领域广泛，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福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方面享有盛誉。目前参与了史上规模最大、国际性最高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整理与编撰工作。

本译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15ZDB023)之阶段性成果。

埃里克·弗洛姆在批判社会学理论家与哲学家那里经常被低估，被称之为自由主义唯心主义者，或者缺乏精确性的普及者，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如忧郁者阿多诺恰成对比。这无可否认，然而，正是弗洛姆最先向法兰克福学派引入了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而从本质上说他们随后都努力对“专制人格”进行理论阐发。

二十世纪50年代，随着著作《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 1956)出版，弗洛姆似乎正进入美国主流学界，或许就如其他众多学者那样甚至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冷战自由主义。这大约就是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 1955)中提及的情况，这导致弗洛姆与他在左翼自由派杂志《异议人士》上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然而，更仔细地解读弗洛姆这一时期的著述，呈现给我们的则是一幅截然不同的面貌。同一年，在《健全社会》(*The Sane Society*)一书中，弗洛姆开始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人本主义的阐释，礼赞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对于“西方社会的魅力、财富与政治势力背后的腐朽与非人化”<sup>①</sup>是主要的解答之一。

1961年，弗洛姆在《马克思论人》(*Marx's Concept of Man*)中重点推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立场，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并非假定人的主要动机是物质追求；……此外，马克思的目标即把人从经济需求压力中解放出来，以使之成为完整的人；马克思的主要关切是作为个体的人的解放，战胜异化，重建与他人和社会的充分联系。”<sup>②</sup>弗洛姆这些观点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张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非通过改良而提高工资的观念之中：

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所针对的不是收入分配方式，而是其生产方式，对个体的毁灭以及对人的奴役，这并非资本家所导致，而是由于对人——工人和资本家——的奴役所致，由他们自身所创造的事物和环境所致。<sup>③</sup>

弗洛姆的人类解放观念（马克思亦然）建立在一个新社会图景之上，它并非一个遥远的、想象性的乌托邦，而是作为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结构的趋势而存在的一种真实的可能性。自新石器时代革命以来，劳动者群体首次为了获取剩余产品而不懈努力，这有助于建立一流的社会，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机器使未来物质充裕的同时大幅减少工作时间也成为

---

<sup>①</sup> Erich Fromm,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55, p. 215.

<sup>②</sup> Erich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61b] 1966, pp.4-5.

<sup>③</sup> Erich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61b] 1966, pp.49.

可能。当然，这一可能性以该体系或许以核战争方式首次灭绝人类或者不可挽回地毁坏全球生态系统为代价的。

通过《马克思论人》一书，弗洛姆在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入英文公众圈，并且在把社会主义人本主义概念推向前台方面大约超越了其他任何理论家。《马克思论人》包括如下内容：弗洛姆所写的一篇90页的导言，汤姆·鲍特莫尔（Tom Bottomore）翻译的110页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23页马克思的其他著述（主要选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40页马克思同代人的回忆录。

在此，有一点必须强调指出。尽管不断有人重申，弗洛姆在导言中更认可青年马克思而非写作《资本论》时“成熟”的马克思，但弗洛姆本人在书中以及在此后的著作中对此均只字未提。这是马克思研究领域中最旷日持久的神话之一，然而事实上，认为马克思早年著述远胜于其晚年作品的重要的激进思想家并非弗洛姆，而是让-保罗·萨特。萨特高度赞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指出这些手稿是在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所称的“不幸遇到恩格斯”<sup>①</sup>之前完成的。

在回应《马克思论人》时，某些在冷战时期选择西方阵营的左翼人士再一次攻击弗洛姆，这些人因弗洛姆批评美国发展核武器早就对他怨恨不已。他们愤愤然并拒绝接受他提出的马克思是一位彻底的人本主义者的观点。

1961年早些时候，弗洛姆就因多次猛烈抨击核武器而激起冷战自由主义者的反应，他在一些文章中把美国对苏联冷战时的态度描述为极端妄想症的病例。作为回应，冷战自由主义者如曾经的左翼分子、马克思研究专家、现尚未获得封号的新保守主义者西尼·胡克（Sidney Hook）在自由派杂志《新领导者》（*New Leader*）上对弗洛姆发起一系列猛烈攻击，指责弗洛姆反对西方世界“为捍卫自由而反击共产主义的入侵”，采取一种纵容态度。胡克还补充说，他不但是一位绥靖主义者，而且应当“承认他维护性的立场有助于共产主义取得胜利，并证明它并非那么邪恶”。<sup>②</sup>在你来我往的论战中，弗洛姆写道，胡克的回应“对当前裁军问题方面的陈腔滥调是一次很好的总结。”<sup>③</sup>几个月后，弗洛姆反核武的著作《人性会占上风吗？》问世，针对这点，《新领导者》杂志又一次向他发起毁谤性的攻击，称之为“弗洛姆的投降逻辑”，文章是由未来的新保守主义者马丁·派瑞兹（Martin Peretz）<sup>④</sup>撰写的。

<sup>①</sup> Jean- Paul Sartre, “Materialism and Revolution”, see in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trans. by Annette Michelson, New York: Collier, [1949] 1962, p. 248.

<sup>②</sup> Sidney Hook, “Escape from Reality”, *New Leader*, Vol. 44, No. 22 (May 29), p. 13.

<sup>③</sup> Erich Fromm, “Paranoid or Hysterical Thinking”, *New Leader* Vol. 44, No. 22 (May 29), p. 10.

<sup>④</sup> See in Martin Peretz, “Fromm’s Logic of Surrender”, *New Leader*, Vol. 45, No. 5 (March 5).

弗洛姆并非在美国发起讨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人。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 1941)中早已作过更具哲学深度的分析。我的学术导师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在她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Marxism and Freedom*, 1958)中继续进行了哲学性的探讨。这是一部集中探讨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著作,在书中,她不仅将它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严格区分开来,而且与苏联和毛泽东时期中国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也划清了界限。《马克思主义与自由》还是涵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两篇最重要的文章《私有制与共产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首部英文著作。一部完整但带有瑕疵的英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小型版本问世于1959年,由莫斯科的进步出版社出版。这些前期的探索与翻译在左翼学术界内部引发了一些讨论,它们自此开始产生影响力。

弗洛姆的公共知识人立场以及他通俗性的表述方式——经《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1941)与《健全社会》等书历练而成——有助于在英文世界激起对青年马克思更为广泛的大讨论,范围不仅在于广义的知识人群体,还包括《新闻周刊》(*Newsweek*)等大众传媒,后者此前对马克思鲜有关注,更不必说加以肯定了。这导致《马克思论人》成为马克思著作有史以来阅读量最大的一部选集。

在弗洛姆本人所写的导言中,他批判大众媒体以及大部分知识人“对马克思观点的歪曲”,这很重要而且令人心痛。他尖锐地补充指出,“对马克思的这一忽视与扭曲在美国比其它西方国家更为普遍。”<sup>①</sup>弗洛姆写道,第一个歪曲是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粗俗的唯物主义者,称他“忽视个体的重要性”<sup>②</sup>。弗洛姆对此加以驳斥并且如上所述,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的目标即在于把人从经济压力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完整的人。”<sup>③</sup>这类观点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通过改良提高工资等观念之中:

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所指向的并非财富分配方式,而是其生产方式,是它对个体的毁灭以及对人的奴役,这并非由于资本家,而是由于对人——对工人和资本家的奴役造成的,是由他们自身创造的事物与环境造成的。<sup>④</sup>

在弗洛姆看来,西方知识群体与斯大林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的第二个“歪曲”,是把马克思

---

<sup>①</sup> Erich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61b] 1966, p.1.

<sup>②</sup> Erich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61b] 1966, p.2.

<sup>③</sup> Erich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61b] 1966, p.5.

<sup>④</sup> Erich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61b] 1966, p.49.

的思想与苏联等国的一党极权主义统治错误地等同起来。在冷战期间，这导致大部分左翼或自由主义知识群体要么选择西方阵营（如加缪，或美国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派），要么选择苏联及其盟友（比如让-保罗·萨特或乔治·卢卡奇），视之为危害更轻者。

重要的是，弗洛姆拒绝并超越了这一解释框架，而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社会主义”<sup>①</sup>作了高度明确的区分。他概括后者其实是“一种保守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sup>②</sup>。再次重申，鉴于很多人试图把苏联的崩溃与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联系在一起，弗洛姆的这一批判在当今尤其重要。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稍晚的路易·阿尔都塞等反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实对弗洛姆的著作多有反驳，但最早与弗洛姆持相反立场的并不是他们。冷战自由主义者如胡克等人又一次发起攻击。再次重申，如果以引起反对意见来断定《马克思论人》的一般推动力，这本书正是弗洛姆左倾程度有多高的一个例证，要知道，这一时期麦卡锡主义仍旧在牢牢钳制美国知识界。

青年哲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攻击《马克思论人》时已相当极端，他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贬斥为“一系列粗略笔记”<sup>③</sup>。这类言论并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更值得一提的是，伯恩斯坦此后成为一位获得国际认可的、与哈贝马斯关系紧密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从他对弗洛姆的攻击不难预料，他之后又对马克思进行了哈贝马斯主义的、以及后结构主义的批判。因为伯恩斯坦还警告说，弗洛姆讨论马克思的人类“自我实现”是“绝对人本主义”的一种“危险的”形式，“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可能经过细微的变化而成为绝对极权主义”。<sup>④</sup>因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有可能是一位思想危险、甚至是极权主义的人本主义者！当然，此处有争议的是伯恩斯坦拒绝一切超越资本主义秩序的尝试。在他看来，任何此类努力显而易见都将直接导致斯大林主义。作为一位此后多少有些左倾的学者，伯恩斯坦写于1961年的那篇书评的语调也暗示出，麦卡锡主义的腥臭味仍在美国自由主义与进步知识人群体上空飘荡。

“黑格尔与极权主义”学派的创始人胡克广受赞誉的《从马克思到黑格尔》（*From Marx to Hegel*, 1936）也忽视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胡克还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1941年问世时发起过无情抨击，他又武断地以一种比评述《马克思论人》火药味更浓的方式写道：“在马克思仍处在黑格尔理论襁褓中时，找寻他与众不同的特征……亵渎历史学科

---

<sup>①</sup> Erich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61b] 1966, p. iii.

<sup>②</sup> Erich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61b] 1966, p. ii.

<sup>③</sup> Richard Bernstein, "Fromm's Concept of Marx", *New Leader* Vol. 44, No. 21 (Oct. 2), p. 29.

<sup>④</sup> Richard Bernstein, "Fromm's Concept of Marx", *New Leader* Vol. 44, No. 21 (Oct. 2), p. 30.

中一切被认可、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经典。”<sup>①</sup>然而，这些攻击并未真正削弱《马克思论人》的影响。因为截至目前，基本点转至对马克思的著作整体与二十世纪60年代的新激进主义更广泛的赞赏，不只是经济剥削，异化、种族压迫、社会性别以及更晚近的性态（sexuality）无不受到攻击。

在《马克思论人》之后，弗洛姆又主编了一本《社会主义人本主义：国际研讨会文集》（*Socialist Humanism: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于1965年由当时美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双日出版社（Doubleday）出版。在随后几年中，这是在美国广为传播的唯一一部讨论社会主义的著作。内容包括35位知名学者的论文，其中有十几位来自东欧，大部分均为持哲学不同意见者，也有少数几位坚持党的路线者。这批东欧哲学家大都是首次在英文学术圈出现。其中包括数位在二十世纪60年代东欧阵营剧变——最著名的当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哲学异议更突出者。来自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是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者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ík）、伊万·斯维塔克（Ivan Sviták）等，波兰则以布罗尼斯瓦夫·巴至科（Bronisław Baczko）与更亲共的亚当·沙夫（Adam Schaff）为代表，后者是弗洛姆的朋友。南斯拉夫有格外充分的表现，从实践哲学派的异议哲学家，包括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ć）、加约·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ć）以及鲁迪·苏佩克（Rudi Supek）。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学者则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尔库塞、杜纳耶夫斯卡娅、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与尤金·卡门卡（Eugene Kamenka）等人。弗洛姆在本书导论部分承认，相当欠缺来自第三世界的声音，尽管也收入了左翼甘地主义者尼尔玛·库马尔·博斯（Nirmal Kumar Bose）与利奥波德·桑戈尔（Léopold Senghor）的论文，桑戈尔是独立不久的塞内加尔总统，坚定地支持社会主义人本主义的非革命形式。

有意思的是，弗洛姆把路易·阿尔都塞攻击人本主义并描述青年马克思的文章拒之门外，因为这本书尚未超出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就这样，弗洛姆帮助把法国反人本主义的哲学家进入英文世界的时间延后数年。法共党员阿尔都塞对这一冒犯的回应当相当咄咄逼人，他给波兰共产党员亚当·沙夫连写几封信以示抗议，正是沙夫把他推荐给弗洛姆的。阿尔都塞还写了几篇文章解释这一插曲，并在他去世后以《人本主义的矛盾》（*The Humanist Controversy and Other Writings*, 2003）为题出版。另一个有趣的变化是，弗洛姆的宿敌胡克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敌视如此强烈，他跨越冷战阵营的界限，写了一篇论文鼓吹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

---

<sup>①</sup> Sidney Hook, “Marx and Alienation”, *New Leader* Vol. 44, No. 39 (Dec. 11), p. 16.

解释，这发生在胡克支持理查德·尼克松执政的时期。<sup>①</sup>弗洛姆在《社会主义人本主义》一书的导论部分，还表述了超出社会主义人本主义观念的内容，以相当长的篇幅表明他对早期形式的人本主义的认同：

人本主义总是作为对人类威胁的回应而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是对宗教盲信威胁的回应；在启蒙运动时期，是作为对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机器和经济利益对人的奴役的回应而出现的。人本主义在当今的复兴则是一种新的回应，是对更严重程度的机器和经济利益对人的威胁的回应——惧怕人会沦为物的奴隶，担心沦为自己所创造的环境的囚徒——以及惧怕一种由核武器造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全新的威胁。<sup>②</sup>

然而有同一性必然也有差异性。在差异方面，弗洛姆同样强调指出了社会主义人本主义与此前人本主义之间的差异：

社会主义人本主义在一个重要方面有别于其它人本主义分支。文艺复兴与启蒙主义的人本主义认为，把人转变为完整意义的人的任务能够只依靠教育或者主要由教育来完成。尽管文艺复兴的乌托邦也触及社会变革需求，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人本主义首次提出理论不能脱离实践，知识离不开行动，精神目标离不开社会体系。马克思认为，自由、独立的人只能存在于社会与经济体系中，借助其理性与丰富性终结“史前”状态并开启“人类历史”时代，这一时代能够使人发展为完整的人并创造出社会充分发展的条件，反之亦然。马克思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贡献在对资本主义经济与工人阶级组织的研究方面，以期建立一种作为发展新人之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sup>③</sup>

然而，这还并非问题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还必须与粗俗唯物主义为主轴的人本主义区分开来，后者在弗洛姆看来并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

认为马克思的计划威胁自己和众多社会主义者都误解了马克思。前者指责马克思只关注人的物质需要而忽视精神需要。后者则相信他的目标无非所有人的物质丰裕，并且马克

---

<sup>①</sup> See in Sidney Hook, “For Louis Althusser”, *Encounter* Vol. 44, No. 4, 1973, pp. 86-92.

<sup>②</sup> Erich Fromm ed. *Socialist Humanis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p. iii.

<sup>③</sup> Erich Fromm ed. *Socialist Humanis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p. iii.

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只是方法上的不同，在经济方面工人阶级工作效率更高。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理想中，人是生产性地与他人、与自然关联在一起的，他将以一种有活力的方式回应世界，并且他的丰富不是因为拥有很多而是因为他意味着很多。<sup>①</sup>

因此，对很多人来说，以这样响亮的方式表达此类崇高的目标，充其量是乌托邦的，若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完全不合时宜甚至是危险的。在《社会主义人本主义》这本书中已能找到此类批评。举例来说，马尔库塞的论文即对社会主义人本主义计划能否把现实的人从异化与剥削中解放出来深表怀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人的观点至今仍显得过于乐观过于理想化。马克思低估了自然与人的征服力量，低估了对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技术控制。他未能预见到技术化社会的伟大成就：自由与必然、满足与压迫、政治、商业与个人抱负等具有的同化作用。鉴于这些成就，社会主义人本主义不能再依据个体、全能的人格以及自我决定性来定义。<sup>②</sup>因此，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成功，商品拜物教能够对大众意识深入渗透，福特主义高工资的成功等等，都意味着马克思思想中旧式的革命人本主义理想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所取代，这是一种非常狡猾的支配形式，甚至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理论化也已变得不再可能。马尔库塞尽管没有像阿多诺以及他提出的完全管制社会的观念走得那么远，但他论文中展现的也决非浮光掠影式的思考，类似的看法也表现在他一年前出版的著作《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 1964）<sup>③</sup>之中。

自1959年《马克思论人》编辑成书，弗洛姆便开始了与杜纳耶夫斯卡娅长达20年的通信，信中包括关于社会性别（gender）的有趣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讨论。1976年，在写作《罗莎·卢森堡、女性解放与马克思的革命哲学》（*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1982）之际，杜纳耶夫斯卡娅写信给弗洛姆，对“卢森堡、列宁与托洛茨基缺少同志友谊”表示关切。关于卢森堡，她提问到：“假如不是

---

<sup>①</sup> Erich Fromm ed. *Socialist Humanis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p. ix.

<sup>②</sup> See Marcuse's essay in Fromm, ? ed. *Socialist Humanis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p. 101. 谁编的？ 补充完整的信息

<sup>③</sup> 马尔库塞同时期另一篇探讨人本主义的未发表的论文中，也表达过类似的矛盾心态。该文近年已被发表，see Herbert Marcuse, "Humanism and Humanity", in Charles Reitz ed., *Crisis and Commonwealth: Marcuse, Marx, McLare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pp. 289-295.



明显的大男子主义，是否也因为她是女性而一贯对其理论著述至少有些轻视？”<sup>①</sup>弗洛姆回复道：“我认为男性社会民主党人永远理解不了罗莎·卢森堡，而她由于女性身份也永远不可能取得影响力，虽然她具有这种潜力；男人无法成为完整的革命者，因为他们未能从男性身份、父权支配的性格结构中自我解放出来。”<sup>②</sup>

弗洛姆终其一生都致力于集中思考人类如何实现完整的人性，不仅是在心理学层面，也在政治与哲学层面。他始终在寻找摆脱异化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路径所在，在探讨马克思与社会主义人本主义领域，他在美国以及在国际领域均担任了关键角色。

（译者简介：于琦，男，1974年9月生，山东菏泽人，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徐玉明）

## 1916年复活节百年祭：马克思主义之维

凯文·安德森\*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欧阳灿灿 译

**【内容摘要】**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是二十世纪首次反殖民大起义，是席卷殖民世界的起义的预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和拉迪克都把这次起义贬斥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但列宁却视之为能够作为工人阶级反抗垄断资本之盟友的世界舞台上的新生力量，是一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关键词】**1916年复活节；列宁；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

---

<sup>①</sup> 杜纳耶夫斯卡娅致弗洛姆的信 see in Kevin Anderson and Russell Rockwell, *The Dunayevskaya-Marcuse-Fromm Correspondence, 1954-1978: Dialogues on Hegel, Marx, and Critical Theor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2, pp. 208-210.

<sup>②</sup> 弗洛姆的回信 see in Raya Dunayevskaya, *Women's Liberation and Dialectics of Revolution: Reaching for the Future*,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85, p. 242.

\* 凯文·安德森 (Kevin B. Anderson, 1948—)，美国著名学者、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社会学与政治学教授。其著述领域广泛，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福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方面享有盛誉。目前参与了史上规模最大、国际性最高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整理与编撰工作。本译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15ZDB023)之阶段性成果。